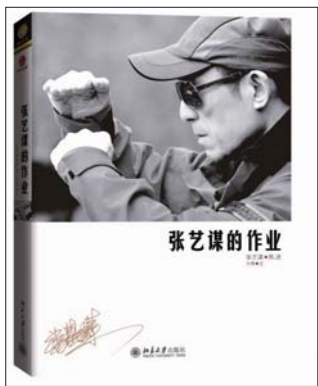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试读

# 11 红火年代 驿动的心



◆书名:《张艺谋的作业》  
◆作者:张艺谋  
◆图/述:方希文  
◆出版社:北京大学出版社

抓拍所展示出来的强悍的穿透力,加上诗的张力,张艺谋说,“我被打垮了”。回头看看自己那些被人夸过,自己也曾小有得意的摄影作品,张艺谋挥挥手:“我这些玩意,妈的,雕虫小技!”

张艺谋极少说粗话,他用词精确,节奏出人意料,加上神形兼备的肢体语言和变化的表情,常会出喜剧效果。我时时感觉在听单口相声,不论是回忆他在工厂的苦闷,还是上大学时的压抑,他从不用沉迷往事的口气说自己,他自嘲起来尖刻,逗趣儿,这次冲口而出的不雅之词,能想见他当时对自己否定的决绝。

《画家石鲁》是摄影师李江树的作品,张艺谋以为下面的诗是摄影师写的,从李江树的回忆中知道,配诗并不是摄影者的工作,而是四月影会发起人的设计。这几句是诗,李江树到了2008年才知道,是赵小芹写的。

看完四月影会后,张艺谋几晚上睡不着觉。他努力消化影会上那些照片的冲击。影会上的数百幅照片,按照影会的发起人的回忆,里面包含有现实主义、象征主义、浪漫主义等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,手法上也相对丰富。把镜头对准人,对准沉默底层的那一类现实主义作品,引起的轰动最为强烈。这也印证了张艺谋的感受。

不过这个刺激远没有结束,1979年年底的星星美展又给张艺谋带来了更深的搅动。接下来,他看到了《今天》的手抄本,看到了遇罗锦的《秋天的童话》。“我翻开书,从第一页一直看到看完,姿势没有变过,心潮澎湃,潸然泪下。满腹的话无从说起,想要给人写信,要抒发,最后憋得没办法,写诗。我记得写了四句,最后一句抄高适的《别董大》,‘天下谁人不识君’——凑的是律诗,前三句自己押

提要:

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,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。一群人,一批人,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中国社会、政治、未来的思考,锋芒毕露、深沉浓烈,相当震撼。

着韵,我没研究过古诗,半文半白。现在看,可能跟顺口溜差不多。”北岛那一批朦胧诗人的一些诗句,张艺谋至今还记得。

“我算什么?井底之蛙。在咸阳的工厂里,前纺车间,织袜车间,平时在渭河边儿转悠拍点儿东西。你看看北京,波澜壮阔,四月影会不是一个人,是一批人,敏锐、先锋、深沉。星星美展,也都是批人,现代、直接、彪悍。北京,藏龙卧虎。这就是1979年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。这是颠覆性的印象。”张艺谋说。

2009年,王志平在纪念四月影会30周年的邀请函前言中说:

《四月影会》宣泄着年青摄影人的纯真、执拗、求索与才华。他们不拜神佛、不惧霜寒、不惊荣辱、不坠俗流、不谋私利、不辞劳辛。他们得到了千百同仁和万千看官的认同、呵护和击赏。《四月影会》如一艘前行的破冰小舟,为以后中国摄影艺术的开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先锋作用,《四月影会》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页。

张艺谋说:“在我的个人经历上,这几个事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,尤其是四月影会。当时我认为,这些民间的、非官方的创作者们是英雄。至今我也这么认为。也许从今天看,作品还有幼稚的地方,呈现上还有不够完美的地方,批判的角度是否那么到位,那么合适,我们都不去说它,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爱国的、激情的、带有思考的展望和忧患意识,让人心脏爆裂,让人想要由衷地致敬。”

四月影会让张艺谋震动之余,也让他无比沮丧:“完了,这辈子踩风火轮也追不上人家了。我算是没出息了。”摄影系前两年学的是平面黑白摄影,后两年才开始用16毫米摄影机学动态。张艺谋感觉,前两年在学校学的,不如他在影会上看到的东西对他更有用。



提要:

卢沧舟是个“富二代”,自从在塞思酒吧和唐雨晨喝了一次酒后,他就对唐雨晨发起了爱情攻势。唐雨晨也想过,要是嫁给卢沧舟,自己就可以当富太太,过上奢华的生活。但万一哪天他变心了,她怎么办?活又说回来,正值青春年华,唐雨晨也渴望有个男友体贴自己、呵护自己。每当下班回到没有生气的出租屋时,她心里就难免感到凄楚。

参观门市部和工厂的,但由于临时有急事,只好让副总林淦代劳。参观完工厂,时间还有点儿早。林淦问唐雨晨要不要回公司,唐雨晨想起,她在塞思酒吧的工资和提成还没结算,便说不回,让林淦开车把她送到塞思酒吧。

王育将唐雨晨上个月的工资加提成九千多元给了她。唐雨晨把钱塞进背包,道谢后,正欲转身离去时,王育把她叫住了,问道:“你见过卢沧舟了吗?他接连几天来酒吧不见你,就问我你到哪里去了,还要我告诉他你的电话号码,但我没给他。”“谢谢王经理没有泄露我的个人资料。”最近一段时间不见卢沧舟到塞思酒吧了,唐雨晨以为,他已经知难而退。没

# 6 我既然来了,就会奋勇向前

提要:

肺和气管的结构和纹理完全被破坏,像被火焰喷射器焚烧过。只不过火焰的废墟是灰色的,而花冠病毒留下的是恐怖的红色。身体千万种受难的形态,都在这一刻凝固,等待着我逐字逐句的翻译……

我用解剖剪,打开了病人的腹部。一股黑色的污浊喷泉,飙射而出,溅湿了我的特别防护围裙。因为看到了肺脏的破坏,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但病人腹内的状况还是让我极为震惊。这一次,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废墟,简直就不能说这是人的躯体。它完全糜烂成粥,可以把它想象成已经死了亿万年的史前遗骸,腐臭冰冷……

我的手指和锐利刀剪,在溃烂的脏器中艰难行进。肝脏失去了平素无以伦比的光滑边缘,如同浮肿的救生圈漂浮在腹腔之内。心脏破裂溢出的血一片汪洋,胆和胰脏脓肿叠加,犹如暴雨中被遗弃的糟糕蜂巢。肠道被病毒所荼毒,显出邪恶的青蓝色,还有被病毒吞噬而成的大小大小的窟窿。

我无法想象死亡临近时,这具躯体所遭受的苦难,所有的语言在这悲惨的岩石上都撞碎而微不足道。面对生命的废墟,会觉得死亡早点降临,是多么的仁慈!最后,我开始解剖他的大脑,脓浆喷涌……”

看到这里,罗纬芝再也忍受不了,一个箭步跳出207房间,扑进院子。她见到一位路过中年男子,是袁再春的秘书朱伦。“朱秘书,我想见见他。”罗纬芝抚着胸口,鼓足勇气说。

“谁?”朱秘书摸不着头脑。“于增风



◆书名《花冠病毒》  
◆作者:毕淑敏  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想到,他还惦记着她。卢沧舟的父亲做进出口贸易,还开有几家酒店,可谓家财万贯。按理说,他的家庭条件这么优越,不愁找不到漂亮的女孩子,可他偏偏喜欢唐雨晨,缠着她不放。

冯雄俊是经在省财政厅当处长的好友邓亮介绍认识周功航的,三人一起喝过几次茶。他跟周功航还不是太熟,因此,那天,他觉得贸然送钱给对方不妥当。在那之后,他又几次买上了好的礼品亲自去看望周局长的母亲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周局长通过邓亮约冯雄俊出来喝茶。虽然,在喝茶过程中,三人聊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,但临别时,周局长主动和冯雄俊交换了电话号码。冯雄俊心里暗暗高兴,说明他对自己已经初步认可。那天和周功航喝茶出来后,冯雄俊接到了林淦的电话,说是已经约了刘乾生今晚在豪味酒家吃饭。冯雄俊公司主要生产红木家具,原材料大都是进口菠萝格,而刘乾生掌控着本市的菠萝格市场。冯雄俊必须交刘乾生这个朋友,以保证自己能长期以较低的价格从他那里要到货。

他当即给唐雨晨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今晚有应酬,并告诉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半小时后,两人来到了豪味酒家。林淦早已守候在酒家门口。过了一会儿,刘乾生带着助理也赶到了。两人进行了一番寒暄。“这位是……”刘乾生注意到了唐雨晨。

“正要给你介绍呢,”冯雄俊说,“这

教授。就是您给我资料的作者。他文笔很好,是一个对花冠病毒了解得非常透彻的科学家。”朱秘书沉吟了一下,板着脸说:“这个要请示袁总。”

“好。我等你的消息。”罗纬芝说。第二天,罗纬芝的要求得到了回复。不过答复来自袁再春。“听说你非常想见于增风?”袁再春问。“是。”罗纬芝答。“于增风的确是很有魅力的医生。人们常常以为医生都是一样的,其实不然,于增风光芒四射,他为我们击退花冠病毒,交上了第一份情报。”袁再春的话中有了些微感情。罗纬芝一看有门,就在她满怀信心的时候,袁再春断然说:“可是,你见不到他。”

“为什么?我知道他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,如果我要采访他,防疫等级就会从C级直接降到了A级,危险系数提高。但是我不怕。我既然来了,就会奋勇向前。实在不行,我可以打电话。当然这不如亲见本人取得第一手资料好。”

“没那么危险,你不必从C降到A,还是在C区里。你跟我来。我们一起去见他吧。”罗纬芝一看有门,就在她满怀信心的时候,袁再春断然说:“可是,你见不到他。”“为什么?我知道他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,如果我要采访他,防疫等级就会从C级直接降到了A级,危险系数提高。但是我不怕。我既然来了,就会奋勇向前。实在不行,我可以打电话。当然这不如亲见本人取得第一手资料好。”

“没那么危险,你不必从C降到A,还是在C区里。你跟我来。我们一起去见他吧。”袁再春不说话,越走越快,罗纬芝紧跟跟随。看来这抗疫第一线,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都是血雨腥风,忙里偷闲的也有安适光景。罗纬芝说:“于老师和您住在一起?”

袁再春停下脚步,回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:“于增风是我的学生。你再也不见见到他,他已以身殉职。”罗纬芝扶了一把身边的竹子。过了半晌,她才有气力颤声问道:“为……为……什么?”袁再春说:“他在解剖病理标本的时候,感染了花冠病毒,非常凶险的发病了。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,他本人也极为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,可惜无力回天……”他扭过头去,不愿让罗纬芝看到自己的眼眶。

是我的秘书小唐。”刘乾生和唐雨晨随即握手客套。过了一会儿,菜上来了。冯雄俊把自己的车钥匙递给林淦说:“我车里有几瓶好酒,你去拿来,我要跟刘总好好喝几杯。”不料,刘乾生对助理说:“我车里也有几瓶好酒,你也下去拿来。今晚,我要和冯总不醉不休。”刘乾生的话,使冯雄俊又喜又忧。喜的是,刘乾生要和他一醉方休,说明他愿意交他这个朋友,只要两人喝得痛快,合作自然没问题。忧的是,他的胃刚动完手术没多久,他怕刘乾生揪着他不放。

等酒拿上来之后,冯雄俊让服务员给每个人都倒满了酒,先主动举杯,让大伙儿一起喝了一杯开席酒。之后,他敬了刘乾生一杯。接着,大伙儿互敬。很快,一瓶酒就见底了。这时,刘乾生站起来说:“冯总,这酒杯喝酒不过瘾,咱们换大杯干。”说完,还没等冯雄俊回答,他就让服务员给他和冯雄俊换了两个大杯。

冯雄俊只干了一杯,脸上就渗出了密密的汗珠。唐雨晨知道,该自己表现了。她对刘乾生说:“妹子仰慕刘大哥的大名,今晚想和刘大哥大醉一场,不知道刘大哥给不给这个面子?”

唐雨晨刚才向刘乾生敬酒时,喊他为“刘大哥”,刘乾生听得很受用,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线,喊唐雨晨为“妹子”。可这时,刘乾生板起脸说:“妹子,不是大哥不给你面子。今晚的主角是冯总,如果你说的话分量和冯总一样重,我就答应你。在雄俊公司,你说话算数不?”

刘乾生的问题一下子将唐雨晨噎住了,唐雨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## 5

## 金钱诱惑



◆书名:《酒局》  
◆作者:陈亚辉  
◆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“有是有,但来酒吧的男人会是好男人吗?”唐雨晨说这句话的时候,卢沧舟的形象跃进了她的脑海里。“那不一定!”冯雄俊接过唐雨晨的话题说,“比如,我有时候也到酒吧喝酒,但我可是个好男人。”说完,冯雄俊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下午,冯雄俊本来说好要带唐雨晨